

資治通鑑

八



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眾追之初謙至  
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  
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於是大安 江州  
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立進為前驅屢破盧循  
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九月劉遵斬荀林于巴陵  
栢石綏因循入寇起兵洛口自號荊州刺史徵陽  
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據西城梁州刺史傅  
韶遣其子魏興太守弘之討石綏等皆斬之栢氏  
遂滅韶暢之孫也 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  
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  
罕 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謚曰宣武廟號  
烈祖 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  
裕曰毅既喪敗不宐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  
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  
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  
癸巳裕發建康 徐道覆帥眾二萬趣江陵奄至  
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  
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中 漢工民感劉  
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  
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淞  
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眾咸以為彊敵在前唯患

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  
遊軍之力衆心乃服 鮮卑僕渾羌句豈輸報鄧  
若等帥戶二萬降于西秦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  
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  
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  
左右攻艦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  
攻崇民崇民走 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  
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盧循兵守廣州者  
不以海道爲虞庾戍孫覿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  
攻之即日拔其城覿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  
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

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  
月己卯進軍大雷庾戍盧循徐道覆帥衆數萬塞  
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衆軍  
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  
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感之循艦悉泊西岸岸  
上軍投火焚之烟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  
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  
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衆竝怪懼  
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  
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軍舸  
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

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與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哀之曾孫也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燕廣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燕王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二人皆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犇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汲郡公弘與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先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爲之備弘乃密嚴人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庚

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萬泥乳陳懼而出降弘皆斬之跋以范陽公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吐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平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閭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憲南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

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相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相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濃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

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主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目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上

見兵少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母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秦立昭儀齊氏為后 沮渠蒙遜遷于姑臧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悅之 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

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如此耶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空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卅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

十一

懼禛道以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劉穆之憂長民為變屏人問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荊州不憂不時判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空加重謹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空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太尉



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  
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為齡石資名  
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  
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  
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  
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  
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  
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  
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  
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  
也而宣上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

三

署西道已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毛脩之固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  
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分荊州十郡  
置湘州 加大尉裕太傅楊州牧 丁巳魏主嗣  
北巡至長城而還

九年癸春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川甲寅還宮  
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  
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  
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  
三月丙寅朔旦長民間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  
忤於漫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

及之長民甚悅丁旡自慢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  
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  
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胡將軍秀之  
庚午秦王興遣使至魏修好 太尉裕上表曰大  
司馬温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  
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頽弛  
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  
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戊寅加裕豫  
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 林邑范胡達寇九真  
杜慧度擊斬之 河南王熾磐遣鎮東將軍曇達

車王松壽將兵東

權小郎呂破



